

我們都在那個時代弄潮與逆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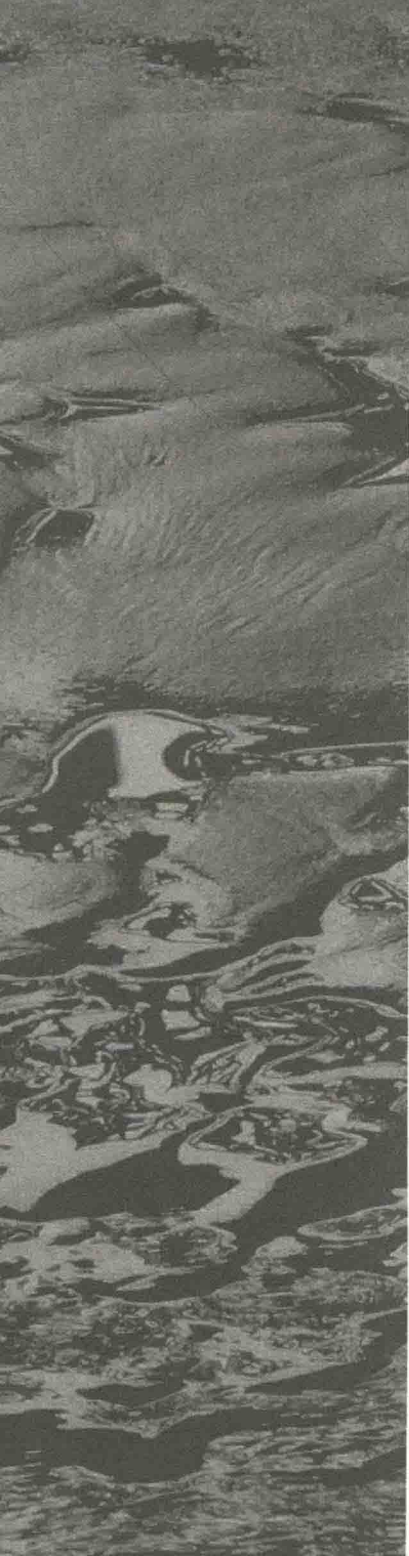
潮起潮落，時代終結了

我們還在寫雜文

時光如此遙遠

張錦忠

隨筆馬華文學



時光如此遙遠

張錦忠

隨筆馬華文學



有人
出版。

有識系列 05
the know

時光如此遙遠——隨筆馬華文學 Miscellanies : Essaying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作者／張錦忠

責任編輯／曾翎龍

封面設計／龔萬輝

內頁設計／陳文禮

校對／王國剛 許欽斐

發行人／楊嘉仁 周若濤

出版／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755513-K)

No. D-6-1, Pelangi Utama,

Jalan Masjid PJU 6A,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傳真：+603 8319 6688

網店：<http://www.got1shop.com>

網址：<http://www.got1mag.com>

電郵：got1mag@got1mag.com

印刷／永聯印務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馬新銷售／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1796333

傳真：+603 91796060

初版／2015年5月

售價／馬幣32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67-0744-05-6

本書獻給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的那個雜文時代

我們都在那個時代弄潮與逆浪

潮起潮落，時代終結了

我們還在寫雜文

鳴謝

這些雜文大多發表於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南洋商報》與《東方日報》，多謝三報副刊編者黃俊麟、張永修與黃金城的包容，讓我大放厥詞（頂多偶爾為了「別讓阿爺不開心」而刪幾個字）。書評則多原載臺灣《聯合報》的「讀書人周報」與《中國時報》的「開卷周報」，當年承兩位編者蘇偉貞與李金蓮邀稿，特此致以謝意。也感謝已停刊的《誠品好讀》雜誌編者向我邀稿。有一陣子，我的中文系同事劉昭明教授常在星期一將附有我的書評剪報的透明塑膠資料夾從我研究室門縫滑進來，默默盛情可感。書中幾篇短評原為黃錦樹和我在臺灣合編的兩本《馬華當代小說選》中的文本評析，感謝二書的出版者與責任編輯。

「我的雜文時代」雖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展開，但從來沒有動念集印，如果不是老友黃錦樹催促慫恿，大概也不會去從茫茫的憂哀思筆海中打撈可用的檔案，那可是頗傷眼費神的事；這裏要特別感謝他多年來的鼓勵。若干沒有電子檔案的篇什由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同鄉葉福炎同學工讀鍵入新檔，也當致謝。曾翎龍與有人出版社願意支持出版這本書，更令人感動，當然要致謝。

「自己的文學自己搞」

序／黃錦樹

我常說，一九五六年出生的錦忠比「有國籍的馬華文學」還大一歲。當他二十啷噹歲到吉隆坡討生活，參與《學報》《蕉風》編務時，馬來西亞這新生的民族國家還年輕得像個小學生，更遑論「有國籍的馬華文學」。如果「猛得革」（五〇年代知識人對merdeka的很猛的音譯）之前的文學都不算（因為「沒有國籍」），那時的馬華文學還真是個還在學爬、吸著奶嘴的幼兒。然而現代文學被引介了，不論是經由香港，還是殖民帝國的語言。然而很快的，作為東亞冷戰佈局之一環的馬來西亞，建國後沒幾年，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一九七〇年新經濟政策，一九七一年國家文化備忘錄，華文教育風雨飄搖，牙牙學語的「有國籍的馬華文學」還沒注意到自己一開口就在政治上犯了錯。彼時，年少的文青張瑞星可能也還沒辦法理解那麼複雜的政治問題，也沒有料想到那是那麼大的政治傷害，數十年後傷口還一直在發炎。

三十多年後，國家還年輕，但文青已初老，且遠走他鄉，成了資深外配。下面的持平之論聽來像是一聲長嘆：

『只要語文問題沒有解決，我們今天不管在談「國家文學」或「馬來西亞文學」，其實都了無新意，都是在炒冷飯。

那為什麼談了三十年、五十年，還要再談國家文學呢？國家文學的問題既然出在語文限制，解決之道不是取消語文限制（多語的國家文學），就是擱置語文問題，回歸文學現象（馬來西亞文學複系統）』（〈回到馬來西亞文學：馬華文學不是問題，國家文學才是問題〉）。

然而，因為那不是個可以操之在我的事，所以幾乎注定無解。這可說是「有國籍的馬華文學」特有的難題。但文學為什麼要有國籍呢？作者有國籍作品就有國籍嗎？文學真的有國籍嗎？對馬華文學而言，「有國籍」是不是個殘酷的反諷？

這問題——國家文學問題、馬華文學的國籍問題，挑明了講，也即是馬華文學本土論的可能性的條件問題。

白話一點說，身為馬來西亞華人，其實普遍沒有意識到，愛國其實也受到固打制的制約的。在數學上，它和分配的固打制恰相反，分配時分給華人的往往是剩下的，是剩餘；愛國這回事則相反，它訂下的指標既然你不接受（譬如：以馬來文寫作），他不愛你但你非得愛他不可（畢竟是國民啊，豈可不愛國？），於是你必須多愛很多，愛到滿出來，哀告、請求、拜託，討伐持不同意見立場的「反動分子」，卻還是不夠，它像是個永遠填不滿的lubang besar——可悲的是，本土論者竟然沒有意識到，一旦拒絕以國語寫作，哪還有資格談本土論？

錦忠呼籲的回到「馬來西亞文學」（Sastera Malaysia），在政治上即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經濟上的公平競爭，教育上的平等對待各語言源流學校，在一直是馬來至上的馬來西亞，都不啻是天方夜談。但無妨保留個期待——其實它也可能是個階段性的議題，我們可以想像，假使它有一天突然解決

了，馬華文學被承認了，那又如何——給作家頒獎、送房子、進口車、私人飛機、高薪、醫療保險、退休金，那又如何？你拿得出夠水平的文學作品嗎？華人不也自己搞了個馬華文學獎嗎？水平如何不也是「有目共睹」？

從這個角度看，國家文學確實是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反過來看，恰是由於它的拒斥讓馬華文學免於成為官方文學，免於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干涉，其實是件幸運的事。被拒絕也是一種福氣啊。

但我們首先應該愛文學，而不是在這問題上把國家扯進來。很愛國但寫不好又有什麼用？

把作品寫好才是我們應該做、也應該能做的。另一件該做的事是，鑑定、分析、汰選過去或當下的馬華文學作品，為好的作品辯護，開展有力的論述。

沒有作品，一切都是空談。我當然非常同意錦忠這論斷，但有些人寧可空談。在我，頤指氣使的空談是特別難以忍受的。

這本集子（《時光如此遙遠：隨筆馬華文學》）有相當數量的篇章是為同時代人的書寫的序或評介，由於時間跨度大，錦忠又與當事人多有交誼，敘事過程中帶出的毋寧是他一己的馬華文學記憶，有著情感的溫度。從文青時代親炙馬華現代主義的諸開國功臣（陳瑞獻、梁明廣、白垚、李蒼、梅淑貞）；那些年、那些人，這些人，這些年。¹都城那些孤獨的文學心靈，張景雲、溫祥英、洪泉、黃遠雄、莊若、小他；那

1 留臺人更不在話下，從李永平、張貴興、我、辛金順、龔萬輝、木焱等。

些煙花一般的小雜誌，《鼓陣》、《煙火》；那些巷子裏的小出版社，犀牛、十方，那些印度檔，那些一起吃咖哩、喝咖啡取暖的文友們……有國籍的非國家文學的參與者們，馬哈迪時代的抒情詩人們，對文學的愛是真誠、熱切的。但這些文學記憶，新世代的文青可能都不太知道了。有的寫作者作品一直沒結集，有的即便當時結集了，作品流通不廣，也乏人提起。即使偶然出現在某些書店書架上書與書間的夾縫，也不會引起注意。這涉及書中談到的另一個大問題——誰在乎馬華文學？誰願意為它付出？誰對它感興趣？

梁文道去吉隆坡當文學獎評審，有人問這位會念經的「外來道長」有什麼馬華文學作品值得一讀，他「『頓了一頓……才回過神來』」（〈如果梁文道赴倫敦當文學獎評審〉）。

竟然有大馬同鄉會去問這種問題，「可見也沒有多少人在意馬華文學，或關心『馬華文學』這個議題」。這問題，我過去用過的表述是：「誰需要馬華文學？」。二〇〇九年還在皇子大學做了個小演講，²講詞見報後一個據說狂熱的愛戀著馬華文學的「馬華文學的良心」³即嗆道：「人民需要馬華文學！」但問題在於：人民在哪裏？誰又是那人民？華人人口裏有多少是文學閱讀人口，而閱讀人口裏有多少能讀華文文學的？華文文學閱讀人口裏有多少人關心馬華文學？

錦忠的文章提到的慘痛經驗是，當年我們合編選集《回到馬來亞》公開向華社徵求贊助，結果一毛錢也募不到。其實二十多年前我唸大學時，和廖宏強等友人「搞」（借用老共粗

2 〈誰需要馬華文學？〉《星洲日報·文藝春秋》11 Oct. 2009。

3 其人其書眾所周知。姑隱其名，免得「衛道之士」又說我「鞭屍」。

俗的口頭禪)大馬青年社、編《大馬青年》時，就有很深的體會了。那時不「乖乖讀書」而出來「搞」活動的，大致可分為三種人：一種是政客型的，有強烈的領導欲，運籌帷幄，對會長之類的選舉很有心得。油頭西裝，喜歡辦能見度高的活動，擅長「致詞」，總是強調「要以大局為重」；一種是運動型的，挺身參與彼時火燒火燎的社會運動，短處是知識的儲備跟不上腳跟，講話比較教條空洞，雖然總是很嗆很高亢；第三種叫「傻瓜」，覺得該守著學術、文學自身的步調慢慢做，相信終究只有書留得下來。我們大馬青年社屬「第三種人」，經常被前二者批評太不識時務了，做的事看不到立即的效果。大馬青年社之所以會快速收攤，原因就在「傻瓜」實在鬥不過政客，只好退而「搞」「自己的文學」。

而更廣大的沉默的留臺人，大概對馬華文學也沒什麼興趣，普遍抱的是未來的中產階級之夢。而這些都是能讀華文書的華社菁英，這樣的分歧應該很能說明問題。每年好幾千個人留臺，我曾開玩笑說，留臺大馬人如果支持留臺馬華文學，我們的書就不致一版兩千本十年都賣不完，出版社還常得大批送去壓成紙漿以減低庫存壓力。

而暨大中文所歷年收的來自大馬的碩士生，極少想研究馬華文學的。隨口一問，馬華文學常識也殘缺得可怕。那些不知為什麼斗膽去做的，也毫不意外的做得很不好，看了只想當掉，或者拜託她們「以後去做別的更有意義的事」。看不到任何的激情，像是一場可怕的學術體操。

相較於一板一眼、金屬表面一般冷硬的學術論文，錦忠這些「雜文」都比較接近文學本身，也比較抒情。連書名《時光

如此遙遠》都像回憶錄，或抒情散文。確實，那是錦忠自身的馬華文學的經驗與記憶。時光流逝，每一個點都是個人生命史上的小小的驛站。敘述者在那裏曾經小駐，翻翻書，喝杯茶或者咖啡，聊聊天，看看雲，講幾個冷笑話。

從故鄉的沼澤河口到海東「鯨京」，再到「打狗港」；從日頭雨到西北雨，季風易而為颱風，潮起潮落，在茫茫的風裏繼續尋找詩意。

寫得好的，按個讚；寫得不太理想的作品，則婉言相勸。這是小小的馬華文學共和國茅草亭子，由對話、文本交織而成。

國家雖然年輕，但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一樣，積弊已深，甚至略顯老態。而依大馬華人普遍尚富好名的社會風氣來看，愛好文學的「傻瓜」應該不多。還好一直後繼有人，國家的陰影權且當成考驗吧。即便只能寫在國家文學之外，但「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後記〉），還是能「搞」出一點東西來的。那也許會比較純粹。

自己的文章要自己整理，那些年，錦忠寫下的文學隨筆應遠不止於此。即便是那麼小的文學傳統，也需要記憶的傳承，這也是「我方的歷史」呢。

2014/12/20埔里

目次

鳴謝	8
「自己的文學自己搞」 序／黃錦樹	9
第一輯 華裔馬來西亞文學	16
回到華馬文學	25
走出峇峇文學	30
國家文學 ——馬華文學不是我的菜	32
國家文學 ——答案啊飄揚在風中	35
馬華文學 ——沒有出口，還是存在與虛無？	38
馬華文學 ——眾裏尋他千百度	41
回到馬來西亞文學 ——馬華文學不是問題，國家文學才是問題	44
叫馬華民族文學太沉重	48
在悅納與排除之間	50
再一次，回到馬來西亞文學	52
如果有個「文學的大同世界」	54

第二輯 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58
離散、他方、原鄉與此地	60
離散、華語語系與在地性	63
哇賽，那風萬里捲潮來 ——「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專題」前言	66
如果梁文道赴倫敦當文學獎評審	69
南洋華人與南洋華文文學	72
一個文學史的起點 ——序方桂香的《新加坡華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研究》	75
答方桂香問 ——談《南洋商報》四副刊與《蕉風》的影響	80
《蕉風》在南方學院復刊建言	84
馬華文學史料	88
新紀元理論研習營雜思	92
被忘的未來	96

第三輯 靜靜地，不靜靜地 ——序陳翠梅的《橫災梨棗》	100
那個時代，那杯茶 ——序許玉蓮的《茶鐸八音：茶文化復興之聲》	104
化妝舞會的抄寫者 ——在陳強華早期詩作的泥沼裏追尋我過去的靈光	107
拼湊一九七〇年代下半葉的憂鬱 ——記昔年人間詩社舊事	119
福爾摩莎與馬來半島之間，那道弧線	124
時光如此遙遠 ——木焱的離散雙鄉日常生活與書寫實踐	129
那些文學的前行者，在武吉馬達讓中 ——序陳政欣的《文學的武吉》	133
散文與哀悼	137
朋友與雜文	145

第四輯	詩的反叛（及其限度）	152
	論詩的起源與陳瑞獻詩	155
	詩的遠行，與遠雄同行	161
	與遠雄同行，繼續	164
	時間的怪獸，歷史的天使 ——二〇〇六年初夏讀李有成詩集《時間》	171
	詩與字，詞與物 ——讀溫綺雯詩集《詩字》	175
	短詩與三十五歲	178
	不見繁枝的曇花，那些年的小詩情緒	180
	因時光無序	183

第五輯	預知馬來州府紀事	190
	致海明威，或洗文光	193
	兩張之前的臉 ——霍布－葛力葉與牧羚奴，或， 序洗文光小說集《柔佛海峽》	196
	情敵早已在那裏	203
	穿過縫隙的光	208
	「蛇隱」與「橫眉」注 ——序洪泉小說集《歐陽香》	210
	溫祥英〈在寫作上〉注解	214
	〈雙城（初稿）〉自注	219
	生活與生態	221
	小市鎮的說故事的人 ——關於小說的思索	223
	從掌中開始 ——小說的低限與許通元的《水蛭》	227

父之名與父之死	231
南洋太平盛世遺事仿古 ——評李天葆長篇《盛世天光》	233
隔壁的房間≠自己的房間 ——馬華文學後浪的時間之書	235
下西洋紀念年應景之作	237
期待麋鹿而出現大海怪	239

第六輯 哀矜而從容的敘事 ——評李永平的《吉陵春秋》	242
一位小說家中的小說家 ——李永平側寫	244
兩個這鄉望他鄉的故事	247
南洋少年的奇幻之旅	249
文字圍城之進出	253
婆羅洲雨林的後殖民敘事	260
走出雨林？	263
評介《烏暗暝》	266
謔近於虐：評黃錦樹《刻背》	268
離散雙鄉，或，沒有家園的敘事文本 ——黃錦樹的《土與火》	271
小說就是要弄虛作假	276
小說作（為）偽／微〔（歷史）（書寫）〕的方法 ——《火，與危險事物》序	278

後記 ——我的雜文時代	283
----------------	-----



時光如此遙遠

張錦忠

隨筆馬華文學



有人
出版